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菴方公文集卷之十四

書

劉吏部克莊

悼亡屬爾有類鰥氓待老蕭然方營狐首但覓餘生
之多感安知初度之來臨敢謂謙屢特加軫記貼盼
吉語犹未能免佞之言詞寫壯懷盖以德愛人之意
難勝期待從有競慙頽永廢蓼莪思親之淚濕而愧
懸孤矢報國之志荒幸明時搜攬之甚寬則孤跡湮
沉而奚久蚤知世味豈必掛神武之門所願身強常

得侍耆英之社

回王正字通

老我羈游已斷六孤之夢故人遠訪先馳隻鯉之書
楚然空谷之足音折了過門之屐齒良鄭重甚如悚
愧何恭惟某官李白謫仙徐邈清聖五湖三江之氣
落之不衰萬馬牛兵之文凜之可畏雖筆端之清麗
尤交誼之歲寒每逢賤生輒贈好語故初彼美一方
之望乃煩不遠千里而來水沉侶盈尺之苓地粟當
如瓜之棗復奏一闕直成三奇某愧無雪兒可歌留

典雲孫為寶清與不淺幸勿回子猷之舟溷世可憐
安得送王喬之履亟茲馳候畧叙謝悰

宋直學士方公文集卷十四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十五

婚書

回宋

比隣歲久知諸老之游門戶日新尋兩家之盟好蔚

甚象賢之醞藉藐焉弱息之功容方二難共復於公

侯乃一族相為於妯娌便蕃委貺珍重拜嘉好事到

門竊為吾兒吾孫之喜遺書滿屋願由乃祖乃父之

藏

林回徐

北境詩來報家山之入夢東床選重欲見女之及時
如忠宣之滯留未歸而洪氏之婚姻不廢輒援舊比
用合新歡某人學士自力簡編接二魁之族緒舍妹
小娘粗閨歲訓遺九牧之家風茲領幣交豈輕金諾
質母黨以可白諒父懷之二同為國而齧雪旌言旋
是望入門而會冰玉語咲何如

方回洪

相望一含羨詩禮之方興締好兩家幸典刑之僅有
吾輩各酬於先債歡顏俱溢於親闈幼女何知行媒

交至有如佳婿真得味於書中豈必諸姑多擇姻於
榜下夤緣偶契於片語臭味殆同於宿交吉書入門
和氣滿族當諄勤姆訓庶哉婦德之修宜濡染父師
行趾世科之美

宋直學士方公文集卷十五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憲鐵菴方公文集卷十六

廣西按察司按察使族孫良永校

廣東布政司右叅政族孫良節編

聘顧

鳧舄過家溫十年之舊話魚減出嶺合二姓之新歡
以我輩宦官之同為兒曹黃綠之幸狀承令女小娘
素閑箴訓愛篤乃翁學生某粗力簡編拙如其父許
修永好敬贊吉書矧遷喬木之新居真合比隣之昔
語向平婚嫁兩家交喜於及時絡社游送二老相携

於他日亟馳菲幣具載別牋

聘劉

合婚好而承宗敬親為大擇行義而論世生子亦仁
被孔夷虜之談直是札經之外常持此說式契乃心
惟文肅之與先公自淳熙以至今日姻婭不替忠厚
相承壯矣吾兒正營求於中饋婉兮季女方肄習於
少儀甫片語而遂成若宿緣之有待其自西翁而下
實寵嘉之既諧二姓之歡永為好也

定陳

入嶺聯司蓋隆交誼通家締好嘗請姻盟不待晉賢
遣門生而求觀非如程錄謂婦性之難擇僉云二美
今可百年持書以溫前言欣焉報可望鄉而有喜色
至則合并

聘陳

迭上要途莫留長孺言旋舊里竊比子平合二姓之
姻盟增西翁之喜色庭趨詩禮敢言大方之家閨秀
德容雅稱有媽之裔以身為教此意皆同非特嶺海
之昨逢正契比鄰之初議命敬事了公兮盍造於漢

庭承宗祀成老者宜需於洛社

通婚論譜文獻相輝聚族收料武陵最盛上則六鰲

之成列近而一鳳之創飛既父兄之譽藹然則子弟

之賢必矣砥礪夙憐於一女卜龜無易於此即吉語

入門喜声滿室群送曰我同盟之好伯姊曰姑有姪

以送乃若襄祈非上恩澤候之謂願言歡合式觀詩

書種之昌

方聘吳

壯歲聚頭期身名之早遂中年回首覺兒債之相催

本朋友之人倫亦婚姻之天合每趨庭而必戒鈍母

如翁藹閨秀之有聞訓閑於姆承茲金諾敬以幣交

矧慈親來送於一家宜喜色並見於二老具言飽弄

諸孫突其成分行拜永清半子可以教矣

宋直學士方公文集卷十六

奉天自高其辭之賦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菴方公文集卷十七

廣西按察司按察使族孫良永校

廣東布政司右叅政族孫良節編

書

王尚書伯大

某庚寅春再試福之永福先入城謁帥始獲拜于里
第僅匆：片時而所聽皆憂世語在邑嘗沐賜書以
憂去弗克報甲午春調選偶見留博觀中朝人物明
公猶以麾節猶祥于外所至皆可書及其朝廷爭履

竊納楮新令衆聞之愕然獨區：私念今所當爭者
矣。獨此曷不喚歸使之立殿陛乎久之不至大臣請
于上曰是不肯為都司者不肯為臺諫者改命趣行
至則登省闈旋得尊密旨上引以自近矣。匹夫之言
可重泰山矧多事如此日侍清光隨事抹正最易為
力將與邦之言無不行乎。蓋且：以望亡何直前二
疏遠外傳誦衆聞之躍然獨區：私念自謂知公最
深者委曲而事濟諷諭而言行不忘不疑。隱然之中
命脉賴焉。公本心也。空其臆潔其身豈本心。然當

大昏睡中無一人醒。竟有大聲疾呼其旁者。雖睡者
不樂而喚醒者亦有助。公不知其論之高也。所言皆
人所當知者。豈不欲其行且濟。玆至於當局者駭之
以為高。而朝野交推之。以為高。則公始大有感於世
而不樂其名之見。歸矣。雖然。某犹有望於世者。上優
容如天。未始不知邪正所在。始雖拂。終未嘗不全之
。其亦容且全之一人也。若以其言罪之。在前代自無
全理。每念此。思至于感泣。曩逐未嘗一毫怨謔者。而
吞噬不已。朝授一烏。暮授一烏。浸及一世之名賢。則

實有不可曉者上以名藩寧職寵其行公辭未就乃
改畀陳尚左成父成父十年辭聘召亦嘗以斯世望
之將以郎對未及吐一語去以此觀之則今直前之
疏雖若太遽抑豈可少紿成父不知肯為嫠女一出
否若諸賢始隨分寸以揀時不必以固執為高規紹
符後諸老其出或畀以外任皆無敢辭者豈本朝無
罪言殺諫之法故運祚綿長亦終得忠言者之力聖
上有敬言容諫之度若氣數復回安知尔不得忠言
者之力為匡子者惟有敬怒畏威修身俟命以待天

意之定以偕世治之隆是所望於公輩人而某也素
拙訥愈兢畏苟得養生送死為平世一無憾民則拜
主上之恩益大與諸賢之賜益多復何求於世哉
某生濤熙季及見故老說阜陵時事甚悉中外大勢
有安而無危有周密而無罅漏自省事來見局面屢
壞屢更壞不堪說當其更時布置安排未嘗不可觀
及其久則日異而歲不如今金甌破缺甚矣東撐西
拄前顧後慮身其餘幾端可寒心軍實未練招愈多
而愈弱况未易多將非得實才則兵弱未易救猶曰

聞外事也邊戍未撤財愈生而愈匱况未易生民不可復取則國貧未易拯猶曰邦域內事也顧戶內事猶有未能解人或者漆室隱憂言之熟爛未有豫建之實官府一体不相統攝似有旁蹊之證祖宗天下碩輔迭扶豈必其一氏共之改元何害或曰若留有待繼者又至或曰進此攔被聞者惑焉有傳到公諫疏每歛衽端誦始則洒然以喜近又惕然以憂今之患外耶內耶顯耶隱耶挈扶此世必人物如龍如虎乃足以當猶託辛丑夏驛車過建某以重任相責望

公名曰必翁無異辭微有議則柰何某謂雖韓富馬呂不能使人皆同要之本領端正則發用條達在我者然矣其急在用人故曰集衆思廣忠益此賢相明效也其要在得君故曰一正君而國定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此聖賢格言也乾淳間其得名者侍從多輔相少惟所欲言為論思之官易必其可行居弼諧之地難後之輔相即前之論思非二人也豈其智不逮前哉行非果難信與不信耳今榻前剴切經闡審勿無非為啓沃之漸一旦精神會聚於一堂之上

而功化流行於四方萬里之遠則其效也若曰不可
則止一闕而散為身謀則善如吾君吾國何天若祚
宋其必有濟

曹侍郎

某杜門屏處無在可羅騎吏持寶翰至眎之則連帥
所賜隣翁皆驚况小子乎前此聆逢人輒說項意偶
然耳太款以代名通賀又念明公之道行乎朝廷則
四海受賜行乎方隅則一道受賜某皆與焉崇闡遠
廢豈少聞人一紙書孔用是不敢詎圖挹損威重真

春記不肯念者獎借拊存若猶比數於人者某生而
僻左晚將湮沒曷嘗識中朝一人端平初偶綴于列
則聆上將引公自近遽持近歲使節去而臨去一疏
其吐露亦不少矣是時陽氣萌芽而言事一路洪舜
俞王去非首有力中間諸人亦僅撐拄隨力不敢墜
嘉熙初氣脉幾歇明公大肆厥力于前有光言論風
音天下後世有考焉既坐兩地者俱自外至則公之
不得久居中也固宜以獻納論撰之班任保釐蕃宣
之寄豈後然列今帥材難四郊多壘與投壺雅歌之

時不同全闕眎諸道為近裏稍號樂國然海道有蜃
舟山嶮有鹽子犹部內事若戶外教寧則脉絡未有
不相關係者於咲談暇豫之中有陰講密備之意非
特屏護一道而已上之付公豈不以此公可不勉之
哉

唐常卿璘

某西湖稟別又見春風昨自杭望昇雖不敢奏託声
跡犹可問而知今屏伏窮閭望之真在天表不勝江
東暮雲之思三四年間所見居言終者皆積迂而入

改迂而出若夫以身冠徑入徑出惟察院一人可謂
不失臺諫本來面目者方其召自外方不拘常格繳
進便殿引對甚款君臣之間雖馬周遇太宗不是通
使盡用其言豈不足強國勢而懾敵情每疑閩士多
弱自了齋後未易見察院雖家于福實在嵩溪上頭
氣脉與劔溪接故峻接如之某間謁于臺官宅未嘗
見一日伸眉言必及十三廟之神靈請諫疏悉蒙賜
教讀之凜然真所謂見剛者惜不留為朝廷掃盡姦
邪收復氣^元迺處攬轡登車為漢之人使金陵國此門

莫急於江防而淮京蜀其表也今藩籬多破闕何以
為守胸中有全撫若早用其策亦豈不足強人意而
揀時危紘某杜門絕不知近事自浮光沒常有異聞
吾輩所望於陳制帥者何如為之累夕不能寐今聞
其被召果否嘗疑天以生為德豈忍借遠醜以殘壞
人類至此必將有悔禍之日使生靈復知有生之樂
不然雖林下之人亦未知死所矣

趙侍郎涯

某前之月寅銜咫尺為建牙賀繼有白泉來者言壓

境之初千里父老拳手加額曰仁人也若官若吏若
即第亦曰仁人也既而條教一盼莫不踈焉改視易
聽曰是嘗正色立朝為天下彈擊大姦邪者也未可
輕犯某聞而歎曰此侍郎之所以為仁人也太守以
牧養小民為職若使污官吮之猶胥鬻之大姓漁之
得無梗吾仁乎今也伐檀者重足刻木者束手按璫
者斂衽則仁行矣可賀也茲領誨翰誦味數道有費
廣財殫官貪吏捐幹僕恣行之語侍郎非固忿嫉于
頑也奉行天理而已矣然有輕重焉有先後焉胥蛇

魁其性也其謹畏者少巨盤族根於此也其不仁者
太少若夫分曹列職佐太守為理者也宗支蕃而贖
給銀仰舶舟與稅以佐費非一日前者有走弄舟數
非特吏為之官實為之似不容不察聞近者治吏以
驚官：又從而取於吏則無往非取也果得其實豈
容不懲治道去太甚非此乎非特使善良吐氣田里
閭閻相與涵濡於春風和氣中而官不敢饕餮民不敢
豪昏相告語為善吏亦人耳其又何敢欺以自壞其
身是所懲者寡而所全者多某又將聞而歎曰此侍
郎所以為仁人也中興後王倪真皆以貳卿至郡今
為四賢矣局面日急無小大無內外皆當隨力拯世
而論思獻納之彥則與他人不同乃心宜無一日不
在王室中外方有望焉某雖在畎畝而所以望大賢
者尤切

徐右司鹿卿

某前冬還家山友朋問所以得罪之由則謹取名賢
送行詩示之然則將之疏公之詩孰榮孰辱孰當眾
人畏禍不敢出一語之時獨表而出之因念隨郡班

行間聚首雖有數而心有相通處臭味同則議論有不期而同者方言者明設防禁犯者必逐項理簿對首犯之公又犯之而言尤切某時立珣陞所親見也偶以職事所關又自犯之其見攬固宜猶幸諸賢有以重朝異論不至遂熾未幾登樞掾兼宰相衆喜曰不惟能容之又峻遷之上曷嘗以言罪人哉又未幾頃既去公亦去而異論者攘臂謂一網空矣然而上終念直臣以二千石起家信宿便藩坐平遠堂進十里若士若民若吏而宣布聖天子之德意懽聲如雷

也父老咸曰此顏魯公所臨之地所見太守多矣乃今得明公而又佐以國正湯公所謂非議論同而名節同者乎賢守貳同時千載佳話幸身見之政典教並行綱典目具舉其必有以尉滿父老之望者

某日野人張平仲素書各客走筆不知道何語一封雲錦翻其墮前尉藉良室篤其為故舊忘其為罪戾也又以佩玉新堂命之使記非獨忘其為罪戾君有取焉此意非敢望於今之人野雖小亦曰道千乘之國豈不足行聖人之言若等而上之必不懲前事有

犯無隱不可則止恐未必若今之犹可以行止可以
及物然而未可厚誣世道也在州縣有盤根錯節之
能在朝廷者佩玉鏘鳴之度自己試者言之謔人未
為不相知雖然被烏足以知此雍之于規行矩步
以順為正曾足為鏘鳴乎溫潤玉也縝栗非玉乎
俱焚玉也不燼非玉乎疾徐中節非教琢者所能知
實之正字奮然曰蔣之言何足以辱君子之堂奚其
取某則曰此託礼者之言也蔣嘗言仁言義言敬仁
義敬豈因一蔣而廢論語曾為姦商竊取以亡漢矣

而論語自若也某甚欲承命以憂恙相仍情緒碎乱
款少寬一限惟高明亮之仲能因正初謂其自盱倅
有校勘之召今乃知其未曾至盱而史館之命又或
尼之邪正相攻久矣君子不幸一啟其罅乃尔尔耶
閱報令人廢食久之潛夫得節寔之贅貳皆披陣過
江西亦足稍寬家食之窘也

湯國正 中

某疇昔解筮于泉于洪皆於西山先生之坐上又十
四五年而端平之聚為最久當其聚時憂喜懽悵靡

所不有喜懽能幾何而隱憂大愕有非議論所能回
者則亦徒相與太息而已丁酉春親聆玉音念西山
不已使先生而在非徒得眷必將委國以聽翁合群
扞俾各致其力當有大可觀者西山已矣孔山不為
不得位使上蓋信其言而聽其得賢者以為助當猶
有可觀者而惜其皆未能然也憶訪落初西山自長
沙召傳竹隱喜曰此真禮部侍郎也可謂妙選近之
以司教養此官者何人哉此古夷夔之任化復何言
玆盱江叢尔城徐泉谷為之長執事為之貳又同時

俱上不知此地前乎有此賢守相比肩否某賦材最
嗇亦非能言者今闕然卧病望之又似一木鷄矣獨
荷天度生前日望諸賢力扶世道以寬宵旰之憂使
林下孤蹟得以安眠穩食而無恐則志願畢矣偶張
兄平仲布李相訪聽其論誠奇士也其為蒙齋之客
也不虛因其還里函寄一牋叙違離述嚮仰不勝卷
卷之至

江古心萬里

某歲四日還家又旬日便卸中領賜翰函剝誦則盼

教白鷺書院志記文講義皆精到程太中尉黃陂生
二夫子朱文公既發之周程講道自江西始太中尉
序陵寔為之先非古心其誰能發之偉哉其作古也
所以惠吉士者甚厚蓋自洙泗之門多齊魯人惟子
游為吳人餘未之見漢晉以來其獲沒祀者於東南
絕無聞至本朝此學復興皆曰伊洛也孰知其生於
淮之南而師授則舂陵也州以道名而又以明道之
元二生豈偶然哉當南北未分裂時何處有道南之
語龜山之後為羅為李遂鍾而為文公之集成又豈

偶然哉去春臨雖列五儒於祀典惟張為閩人程洛
耶淮耶周則楚人自蘭陵以不醇稱荆舒以邪說斥
今元公則氣之始會也千百年僻左之閩乃今有朱
文公皆我朝東之盛者也近歲尤溪五帝齋父子祠
堂裒集舊事為志俾某贅數語借錄以求教焉今家
藏其書而實踐者少古多文之邦古心一開發之必
將有大可觀者或謂國初四書院皆先賢講學之地
後人不歆沒其跡泯而表出之今州縣學官有失其
本意者而所在乃更創書院亦有盡体其意者乎獨

不曰老佛之宮偏天下無有議其贅者使黨序遂序
講習增多又奚害申省援劍江涪潭信五賜額以為
請獨不及洪之東湖豈以其師承未處不足張於言
耶某向忝提督頗見士友說古心堂李其向相語以
為誇况請額者表潔齋為度使日也今古心繼潔齋
之職任一道之寄院併以憲吉者憲洪可乎因筆不
竟覲倭惟賜亮幸甚

杜尚書

每憶壬戌擔簦避迨劔津時恰四十年某食散人祿

甫滿長者以五馬還故鄉其眎向者一補試不能得
不既多乎世謂老人喜言舊事信然若時事不當掛
口如利害相迫何蜀危非一日遂墮渺茫中西陵建
平吳所恃以為門戶者教皆據之虎卧在庭其起魚
時春水秋風舟與陸皆可憂閩廣最號僻陋自去歲
已有指為堂奧者豈不異哉元日趙文仲移帥西廣
或為虜攻南詔與邕宜鄰有買馬驛程往不能無
震恐此正聖智馳騁之秋不知世有管樂乎不然朝
市山林均為未穩來翰問裁花種竹之樂此平世事

也其安得有此常恐不知死所常恐無葬地去膾於
城南十里外葬婦首邱之計定矣把茅數間足以處
份又念入山之不深再示教書楞伽經序引尋譯教
歎真地位中人也竹湖答語則又微妙矣世謂蕭梁
亡國之誤不知絕滅者乃佛本法非誤也至本朝諸
公則用之以拯世非反其鋒而用之乎非善用者乎
韓忠獻諸賢猶共寫此經後復何說以區區之愚孔綴
北山竹湖大賢後以滿三十二人之數既無得於吾
書姑附名於彼且依吾黨於不朽不亦榮乎偶記一

事癸未夏過劔津遊道南書院見舊士友云去夏復
齋先生於此寫孝經一書并文公刊誤三千餘字或
以為勞復齋曰石經非思陵宸翰乎於學者何勞其
間有舉前賢寫佛經事默不答此某之所以不敢也
復齋最敬慕竹隱風節獨於此事有疑世謂士大夫
晚年以此消釋声利念此特其末耳坡之勁直犹不
曰自此出若了齋之不畏死生禍福則人直曰自內
典得力吾書独無殺身成仁等語乎今姑聽其借去
由無害若張無蓋楊畏葷亡命做官取則佛之罪人

者也北山與竹湖今之了翁也以此立身以此抹世
儒者見之謂之儒佛者見之謂之佛所謂心根于仁
之說見也故宣之禍至今以不用了翁為恨然則抹
斯世者二賢之責也此某之所甚望者也

宋學士方公文集卷之十七終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菴方公文集卷十八

廣西按察司按察使族孫良永校

廣東布政司右叅政族孫良節編

劉子栗

真

某比辱重顧於久別中雖旬話犹不足况僅三日乎
臨岐走行館則寺僧告以騎氣已出城南數里笑悵
然而返蒙尊府史君需在諫垣日初疏輒令錄呈然
天度未嘗不優客而言者不見客其揣合大過耳昨
聞常簿自巴陵邑滿便合登朝政相惡聞此邑之名

遂不果因記曾伯祖擴紹興中浚岳州忽改為知純
州以秦會之惡聞岳之名秦仍舊名然則岳之州與
果之名每為權臣所惡何其不幸哉可發一嘆潮揭
二令至煩太守彈劾其一老士人冒亦如此見潛夫
郎中云分教三山時為史老立祠講堂且植豐碑焉
而山至郡撤去當立祠時豈不欲媚當國者正復何
益又可發一嘆

鄭金部逢辰

所在貴糴三山如何有海舟可招否義米乃人戶隨

苗輸納寄之官倉以備凶荒者今朝家行之倉司刷
上常平米數不得移動若果然則州果常年春夏間
所藉顆粒以救濟者豈不失望又聞行之福州和糴
十萬或傳州科之寺院以應命若果然則寺院糴米
即民間米也自活犹不足豈能有餘以及遠乎昨見
李倉請留義倉米不見聽又見權帥請免和糴亦未
聽若詩大蓬早造朝汲、為上言之使義米不出境
和糴不作補闕中百年之利也此亦可為第二劄一
貼黃之備任一道之寄者不能言而必賴為君相所

信嚮者言之亦可媿也苟利於民己之媿不計也會
次乞為拜下意

某初至廣見報狀今馮太傅以衢幙捧憲檄至婺推
鞠遭橫誣詆題絕印曆奇引兄與憲和其詩又為辨
于朝嬰言者鋒尤奇群陰蟠據三山之譖靡不家食
謂無復清明時上親覽悉起而用之非特馮召審向
牽連者幸亦登送列獨戶部以節符徜徉宦中外皆
不可無忠賢耶度臺新建迎擊廬陵行之即勿遣送
或驚曰此歲旤之最有力者曷遽尔嘗見一過賓云

伯昌好奇某曰不然江沅泊其致遠其灌溉功用
甚巨特時因風石以見奇耳至于不容不為亦常也
何足為奇人強名之耳集二紀前在豫章與孫履之
圍錄為隣幙嘗言受教于勉齋先生學識進處事偶
到手審其當發拚胆為之如是一再可以無惧縱能
患難可以無悔怡山問學自勉齋師友中來某竊因
而有咏於陳了齋之言學者須當自試以觀己之力
量進否觀其同時諸賢既擯則己雖元城最不屈摺
亦不復言獨此翁著書爭辨強聒不依志肝義胆直

得之天何以試為殆以此教後學也怡山進而不已
將至于成來翰謂至願以平易治選用賢良固將安
之非以勝之乎易豈造次可至使人見其正不見其
奇則吾輩本心也某老相催而李不進向來嘗懼不
免嶺海一行乃以牧守至復何道五年幸若僅能為
遐氓全護一線氣脉晉職至再荷上恩甚厚稱塞謂
何已辨行裝乞為散吏不復作十年前議論之想犹
憶在班行時得兄囊封與面對副本讀之皆鯁切靡
隱又侍立時見兄秉笏立庭下銜袖有疏料其言必

有驚倒竈下婢者惜不果上吾儕皆以將去兄其首
也頃漕閩日見陳和仲大書壁記云以諫議大夫蔣
峴疏罷恰見陳抑齋泰預求去亦曰嘗以李知孝蔣
峴林略逐皆若不以為諱者近有一賢士夫云前蔣
後劉皆成國手問之則曰如南唐人謂宋齊丘為造
國手之類國所恃者人天愛國愛賢者豈樂其成之
使盡彼特自成身紹符崇觀後國與賢俱成而後彼
乃戕天未戢宋宗社未可量九經二人手者皆復聚
于朝戶却疇昔袖間之未及上者其年來胸中之所

欲吐者曷日借上前箸歷：陳之或言劉遷于好亦
巡管内置之不問潛夫後村守表日李孝章請瑞稍
相隣有勸以通書後村答亦不必以德報怨其與蔣
公舊有契分特察其借以進身未嘗有他語要知國
恩未報與戶部同此一念

某良月上澣蒙走騎持賜帖報以重陽三日有易邸
洪都之命自念落南五載若撲斷做者時竊聞諸賢
議論或謂錮之遠藩或謂慮其技劣力殫何幸得此
今稍可轉動犹恐未必然又兩澣省劄自郵筒至蓋

五旬乃達嶺南去天未為甚遠遲鈍乃尔改紀西暮
置相為上杜立齋最可惜至游克齋乃定其休：有
容古天臣用心同列非前兩年伴食者比而兵財分
任或以為疑殿之上下如爭如昵固不害為前賢之
同要須純意國家乃可荆湖延納北降之數甚多似
元樞以為然陳抑齋爭之力聞後所納者犹二萬某
否宣閩久拋潰疽忽消賈秋壑宜急馳交軍一指顧
可定兩年六魚甚急遽声不知藩籬曾做得多少工
夫毋但以狡焉者不如舊時為恃戶外事猶未足深

保屋裏事毋慮過光陰遲到要途願皆得人館閣諸
賢相繼吐氣區區愚意正不欲如此既能轉其机以
為宗國其天討賊而未得其宜且討賊彈擊皆奉職
衆方望之不必形之言也其於賢者猶責備太過設
有姦邪詎肯舍諸淮南獨憚黷者畏其言之不止也
端平初王君保身將良貴諸人為一隊敢死軍當緩
急際滿目偷生所欠不受死者耳而何年乎朝有直
氣覘國者知其尚可為也元祐末君子自為異同反
若開險阨而延之入性轍可鑒然八九年間比隆慶曆

厲成一治体久猶賴之今局犹未成舉朝所防益大
窺伺者多言矣蓋一正君而國定必外勢固而内綱
整使人主有所倚以為安則不復有思杞之念矣冬
孟除日三山最盛内相大少常伯皆真除大破太監
顏竹湖淡然無欲進一武則政塗更須留耕以力量
輔之真元壯寔邪氣辟易則内防姦之入外防韃之
侵時皆不足慮顧疎遠之人安知時事言之未必中
節幸一覽棄去某五年于此頗諳嶺俗民之為生稍
易於閩晉邈矣悍經訟則被仕者入南以黷為常必

大吏以身率之俾無可議其黷者飭之不悛則去之
邀而悍者時禁戢之痛癩之而後宥閹之生可保此
州皆以廣為名壤地綿亘若非時有剽竊處皆成
聚落不減閩浙港汊太雜則有蛮蠻山峒高阻則有
獯數州合界則有斂攘然隨其萌芽逸剪輒散亦不
能為害此為本路言也其地產鹽而自河贛自湖南
來動以千百為群產漆又有番貨而自溫台明
越來大艘或以十餘為艘有所產以養人自外運去
者反以害人其謝不直未有不以敗去者故廣無巨

寇其黷者多自外至選帥必有文武威風識大体者
為之繇唐以來遂為定論然元次山在春陵謝表亦
曰今之為刺史者必有武畧以制暴有文才以救疲
能清庶以率下則一州不亂然則豈獨治廣為然其
言文武則同而体大之意宏清庶之用切其竊亦有
志焉而戶部之秉節鉞相隣也則皆得之觀荆公李
記則贛剽悍殆風氣使然紹興後來之變殆亦有以
激之若監于八嶺向者留忠宣守贛時給撫與之何
後來之不可行惠南宋憲使申夔保伍法以其精力

行之兩年間越嶺者少去秋廣昌寧都間之歲于决
裂者何訖戶部之迄能拊定者何道今復非敗隄時
乃突入循憲界亟調兵且勦且驅之聞至寧都而殲
焉或言入去秋來自取鋤戮者甚多惡種甚稀嶺山
川所產豈能尽絕但常得文武清廉如吾戶部者非
特賣刀之化可成抑使珥筆之風亦歇是豈不在我
乎某歸夢相：久在涼山南昌之行矣所不敢已申
審乞將見管職事交與以次官離任還鄉待伺命下
昨見帥清皆除入既而復差日為嶺海繫望以其之

拙鈍犹能諄惻化俗蒐補壯威儲備待用皆不敢以
一毫苟心苟道為之况於過某萬：者乎羊城亦無
甚氣候自不應煩明公於此以今所臨度嶺便是豈
非某與十四州之望

平寫不必低

某伏蒙委既書籍四種內揚信齋祭札則戶部向
常上之送官今又進之乙覽遂備儀札通解全書
以書樓延致考訂十餘年而後成又繕寫送進銀
梓十餘年而後傳不孤信齋之勤勞戶部之力也
非特為信齋也勦齋之目可暝考亭之志始遂西

山堂稱其為千年不刊之典信然某曩得南康祭
藁今與此可以合觀近得默得在桂林日刊儀禮
圖嘆信齋之有功於學者怡山之進既有表又有
狀述先師始編時取儀禮十七篇悉為圖列之每
章之下凡先正制度名物之要以圖考書燦如指
掌者其辭美默得之跋謂此圖粗見制度名物進
退周旋之梗槩而其義則有未通者其辭戾蓋怡
山敬師也極其尊默得筆行也責之備安得有志
為詔禮一書便講明而肄習者皆可恍以成默得

之志領事閔王朝雖不敢肆習豈不可講明若使
大常官為之亦無不可惜信齋不為此官某責
望之意甚大西山於士類其議論終是渾厚又現
所刊留耕食用本草竄窺賢者以變身者推之愛
人其自序以依性傷生為戒詎知其寓愛國之深
意乎護養元氣亦推食用之常苟求奇好異所損
必多是知醫國者也鄙齋新刻二書紙價必貴某
敢再拜以謝

蘇州府志

卷之十八終

蘇州府志

卷之十八終

蘇州府志

卷之十八終

宋直學士方公文集卷之十八終



